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拾貳 一九七六·伍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雙月刊 · 第二十期 · 一九七六年十月



秦

晉

馮康侯篆



扉頁題字：馮康侯

封面題字：集張玄墓誌（將分刻）

封面設計：鷗揚

目 錄

專訪	馮康侯先生訪問記	姚 述	2
小品	書家的代筆人	東 龍	10
	林則徐的書蹟	青 雨	11
	陳慧薌先生的花卉白描及篆刻	周穎南	12
	「羅聘之妻」與天笑著書用印	癡 翁	14
	真假葉有道碑	戴 安	15
壽山石齋隨筆	寫與刻	史仲鸞	16
每期碑帖	俞曲園與《校官碑》	李將分	17
	漢・校官碑		20
廣東書家	吳道鎔書法與學養	陸 朗	30
特輯	《書譜叢帖》第二輯簡介		33
文摘	訪端溪	方 紀	49
歷代書法講話	談漢禮器碑、華山碑、西狹頌	余雪曼	54
書法理論探討	論字的結構（下）	祝 嘉	56
連載	懷素大草千文宋羣玉堂原刻本（續完） ——附西安碑林覆刻本		61
金石篇	篆刻九舉	半 佛	75
其他	編讀往來		77
	編後話		79
	三老諱字忌日記拓本		封三

三老諱字忌日記。本碑是建武二十八年（公元五二年）五月立石，石廣二尺，右分四層，一層記祖父母忌日，二層記父母忌日，三層記六子名字，四層記三子二女名字，咸豐二年出土。古代的禮教，力求避免呼喚祖輩的名字和忌日，像這樣的大家族，只好刻在碑上。

三老諱字忌日記。建武二十八年五月立石。石廣二尺，右分四層。一層記祖父母忌日，二層記父母忌日，三層記六子名字，四層記三子二女名字。咸豐二年出土。

祖父母忌日：建武十七年歲在辛未。次子但曰伯老。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圍曰少元。次子女曰元名。次子反曰君明。

父母忌日：建武廿八年歲在壬戌。次子持孫曰仲雅。次子女曰元名。次子反曰君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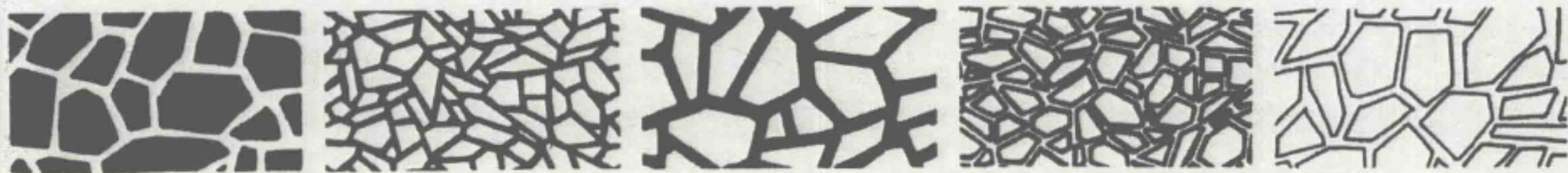
三老諱字忌日記。建武二十八年五月立石。石廣二尺，右分四層。一層記祖父母忌日，二層記父母忌日，三層記六子名字，四層記三子二女名字。咸豐二年出土。

訪 專

馮康侯先生訪問記

述 姚

馮康侯先生授徒時攝，執筆作字者為日本三菱重工業經理渡邊一雄。





書譜老編，知道我和馮康侯先生有舊，交給我兩個任務：一是請馮先生為書譜的扉頁題字，二是請他老人家把最近治印的印譜和他的書法以及生活照片，交給書譜發表。

馮先生在篆刻和書法方面的成就，人所週知，他又是新聞界的老前輩，遠在抗戰之前，他就是香港中興報的社長了。他對於甲骨、鐘鼎、籀篆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像這樣一個文化圈中的傑出人物，書譜自應從多方面介紹出來，以饜廣大的讀者羣衆要求。

我見過馮先生，道達來意之後，他老人家很高興的答應了。我代書譜同人道了謝意，就在他那張鋪着綠絨的廣闊書案一邊坐了下來，馮先生坐在我的對面。

藝術要有時間修養

我們輕鬆地聊着，所談的當然是這圈子裏的最近動態。過了一會兒，

我問道：

「康翁你以為有那些新秀，將來會有大成就的呢？」

「江山代有人材出。」馮先生說：「有天份的人，我見過不少，但藝術是永無止境的，要有成就，除了天份之外，還要工力，而工力就要有時間來鍛練。因此新秀們的成就如何，那就要看他們是否有足夠的修養時間了。」

談到了時間的問題，馮先生慨嘆了現代生活，每個人都太繁忙了，忙於賺錢，忙於娛樂，那裏還有餘時作藝術修養。「由於時間太少，」他說：「許多愛好書法和篆刻的人，稍作涉獵，便以自炫，這等於乘直升機飛上摩天大樓的頂上，雖已登峯造極，但對於整座大廈的內容，却一無所窺。」

「不錯，每一樣藝術，都要有內容的。」我說：「對於內容，不曾窺見，一切都是空有其表。」

「不但要窺見，而且要深入的觀察研究。」馮先生說：「由觀察研

（下轉第八頁）

「學無止境」及其四面邊款。邊款爲五言古詩，康侯先生自叙其治學之經過，及其對治印的心得，可作語錄讀。

十三學篆印今年六十六浸淫五十年一妙
微感不足上追三代文探源賴高士周金
秦石刻碑銘勤寫讀下攷漢碑瓦簡冊
帛竹木魏晉文漸諳六朝更懸複唐宋

迄明清代有通六續印學久負不微道
王始興復繼者丁蔣黃鄧吳及楊升
宗秦或師漢各出新面目晚浙取其
長兼收以並畜黔山黃牧甫早歲我私

淑西辰早劉師一遵所囑義必循六
義希白窺全局疑處慎安詳密而不
局促託意在筆先力隨筆起伏衝
切就方圓毋爲法縛束氣韻得自

然庶幾能免俗心平眼未花老興
猶日篤翫物非喪志守分無榮辱
鷓鴣巢一枝倦鳥返巒谷神与造物
游渾而穆。康侯病中遣悶之作



「文采風流今尚存」其邊款云：「目昧心手在，耕耘不問果。壯志任銷沉，印中仍有我。」此亦當作語錄觀，康翁時言藝術作品必須有個性也。



「可居居」，康侯先生近名其臺曰「可居居」，命名之由具見邊款。



教離無一可歷劫靈名巨巢覆
離幸存棲心尚得所無家康侯家
宇宙能容我康侯刻此以自慰

「文湛」。其邊款：「畫家六法以氣韻為貴，氣韻生於法，非以法求氣韻也」。



畫家六法以氣韻為貴，氣韻生於法，非以法求氣韻也。然湛兒幼侍筆硯，注泥于法，能入而不能出，潛心造詣，母為添磚可矣。勉之。癸酉五月康侯志。

馮康侯先生書法作品

「往無還水流隨事」：文釋。碑王大好集
鮮朝葉末晉東爲碑「。聲有應巖谷與言
。識邊見具，刻作人

邵顯錫「：文釋。聯集（文鼎鐘）篆周
「。王龔魯出書。節康

以所於光緒初年出土於泰山縣城外營城東晉末葉遺物紀述高義閣圖
武功事畢詳碑石高五丈字大如盈餘體謹嚴運筆隨勢石門銘有異曲同工之妙

事隨流水還無住

康侯不讀此碑已二十有年得文好陳君以所藏拓本見贈如面紙人竟筆書此雅
覺目不提手心神為之一快

言與谷巖應有聲

多顯錫部康侯

集王聖卿鼎銘字康侯之文好而無所不備

康侯出書與王

，道蜀開斜褒」：文釋。聯刻石斜褒集
「。年漢書平永

褒余開四蜀道

永平書曰漢永

壬子新春康侯隱意之作昔年七月二日

子遊裴迪詩句

于遊裴迪詩句

琴瑟集聯 壬子歲朝馮康侯篆字可回展

莫客鄉異為長

莫，客鄉異為長」：文釋。聯文骨甲集
「。人陵武學

究，而得到領悟，這才是真正的學問。」

「深入的研究那自然需要很多的時間了。」我說：「康翁，你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篆刻的？」

十三歲開始學治印

「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馮先生帶着很深的笑意說：「那時我還是個小孩子，很頑皮。」

「孩子都是好動的。」我說：「愈是聰明愈是好奇好動。」

「我那時頑皮得簡直要拆屋。」馮先生說：「時常爬到屋背上放風箏，把瓦桁和瓦都踏壞，下雨的時候，淌得滿屋子是水。後來我父親把我送到表叔歐陽務耘家裏去就讀，我的頑劣才改了過來。」

「你的表叔很善於管教。」我說。

「也不怎樣嚴厲。」馮先生說：「我之所以不再頑皮，也許是精神有了寄托，在我表叔家裏，我發現了我喜愛的工作，那就是刻印。」

「你表叔是一個金石家麼？」我問。

「他是個懂得欣賞的人。」馮先生說：「他的老朋友黃牧甫就是晚清一代最著名的篆刻家。牧甫在廣州時，住在我表叔的家裏，並且爲我表叔治了二百多個印。當我看到了牧甫先生的作品後，便發生了興趣，開始模倣他的作品，用的也是他留下來的治印工具。而最得力的，是他留下的一本通書。」

私淑牧甫師承留厂

「通書？」我詫異地問：「是不是廣東人俗稱通勝的曆書？那和治印有什麼關係呢？」

馮先生解釋道：「牧甫先生把印刻好後，便在通書頁的頭上空白處蓋了印模，然後修改，改好再蓋，每一個印，至少在通書頁的頭上空白蓋上幾次，從這些印模上，可以看出他怎樣修改和修改的步驟，這幾乎等於他在親自教導我刻印。此外，在通書頁內，還發現二百多張他用墨筆寫成的印樣，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看來，康翁最早摹刻的是黃牧甫了？」我問。

「我可以說是牧甫先生的私淑弟子。」馮先生說：「至於我的真正老師是劉留厂先生，他是我嬌嬌的兄弟，在瓊州遊幕，到廣州時就住在我家裏，劉先生和黃牧甫是好朋友，都是篆刻名家，我得到他指點，在技術上和理論上豁然貫通，後來我便蒐羅了各名家的印譜，揣摩臨摹，意領神會，終於創造了自己的風格。」

「康翁生平所治的印，有多少方呢？」我問。

馮先生笑道：「那就沒法數得清了。當我臨摹黃牧甫的時候，原塊的青田石，才賣八塊錢一担，我是整担買回來，界成一方方的，這怎可以計數？」

兩任印鑄局技師

「聽說康翁在北洋政府時代，已在印鑄局做事，後來又在國民政府印鑄局任職，是不是？」我問。

「我是在民國十二年隨我六叔耿光到北京的，當時在北京的名流羅癭公等爲我出治印潤例，那時的印鑄局長許修直見了我的作品，便邀我在印鑄局任技師，科長唐醉石，技師是王福厂。到了國民政府成立，我和王福厂、唐醉石、易大厂四人都任印鑄局技師，王福厂和我各篆一璽，這兩方璽都是用玉琢成的。」

「是不是由康翁親自雕刻的呢？」我問。

「不。」馮先生說：「只是在紙上篆好，交給玉工精工雕琢。」

我再問道：「廣州越秀山五層樓改爲博物館時，康翁是籌備委員之一，是嗎？」

「是的。」馮先生答：「我和蔡哲夫、謝英白、丁衍鐸、林直勉、陳大年等都是籌備委員。」

日本書法流於怪僻

談到這裏，我把話題一轉，問道：「最近日本人對於書法和篆刻，都相當注重，康翁也收了不少學生，是嗎？」

馮先生答道：「近年來我收過不少日本學生，包括學書法的和學治印的，但日本人的書風，近來流於怪僻，已不全崇我國的書法了，他們治印，也是愈大愈好，在寸縑尺幅上蓋着斗大的印，教人看着有點不順眼，我絕對不同意這種作風，是以從我學書法和治印的，我便要糾正他們這種惡習。」

說着，馮先生取出了一本日本書宗院展覽特刊和本期刊出來。那本特刊上頭所刊着的書法，簡直怪誕到不可思議，沒有分行也沒有布白，有些像道士畫符，我看了之後，笑着說道：「真是變得厲害了，以前日本的書家，也有不少好手，怎會變成這種樣子？」（見附圖）

馮先生笑道：「這也許是新派書法吧，他們並沒有學好基礎，便想一鳴驚人，自然要出怪招了。話又說回來，日本人的生活比香港人還要忙碌，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好好學習，難怪他們變得如此的。」

我再展開那本書宗期刊，內容比特刊稍爲像樣，其中刊有一副篆書

文聯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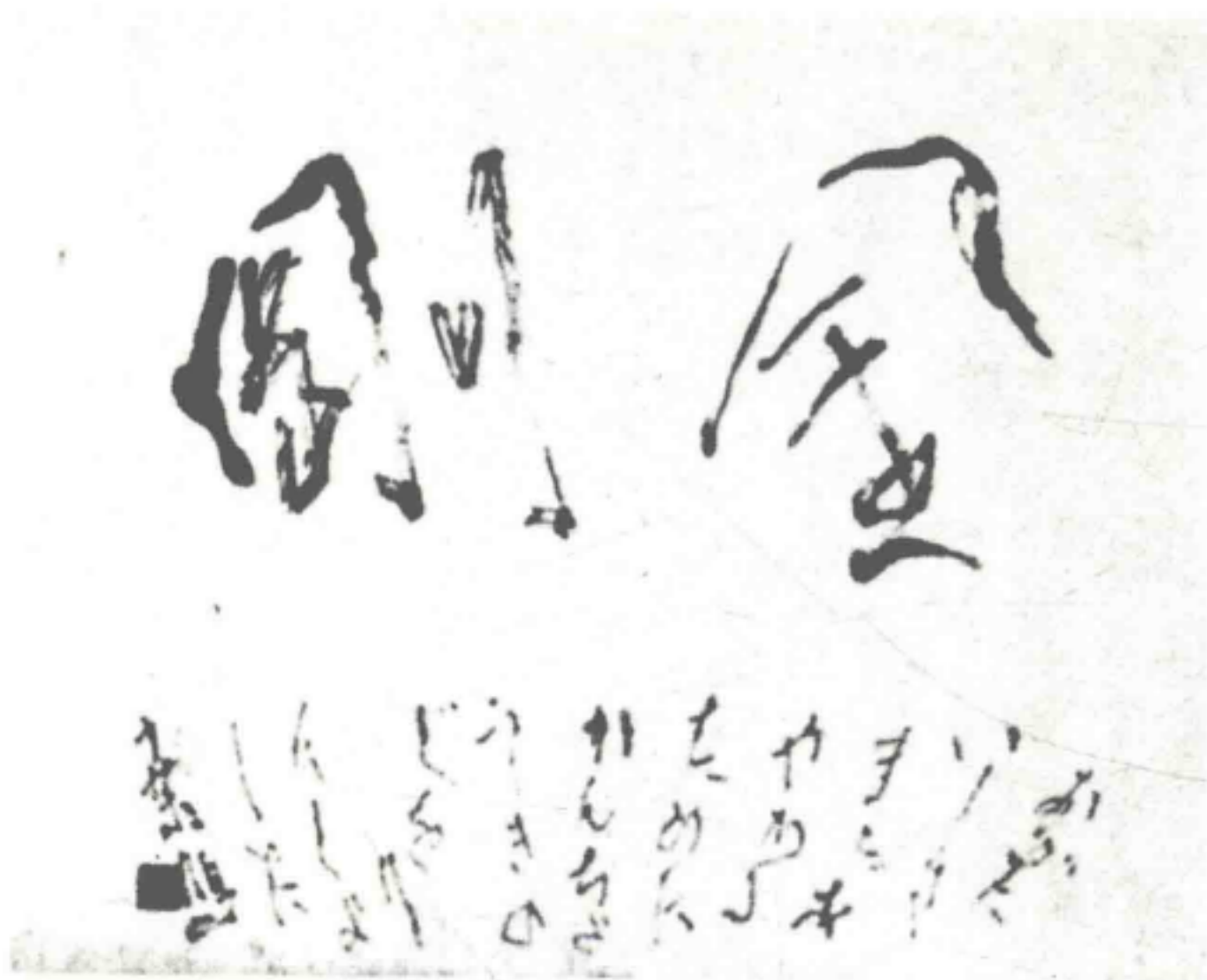
書畫用品總滙

專營

書畫名筆 徽墨端硯
金牋宣紙 國畫顏料
硃砂印泥 新舊印章
鏡屏聯軸 裱畫工具
綾錦畫絹 碑帖畫集
繪畫理論 書法理論
金石理論 狸毛名筆
熊毛名筆 豹狼毫筆
裝裱字畫 教授裱畫

新厦起用期備有名人
書畫提供觀賞
常備筆墨牋紙供試用
凡在本號所購商品為
不合使用原價收回

香港永吉街29—35號
恒豐大廈二樓B座
電話：五·四三·五·五
五·四四六九六五
29-35, Wing Kut Street,
2nd Fl. Flat B, Harvest Bldg.
Central Hong Kong
Tel. 5-446965 5-430515



法書的異立奇標人本日



比較可觀的是這一幀臨毛公鼎，作者新開欽哉是馮康侯的學生。（以上三幀見書家院九回展作品集）



對聯，筆意頗像馮先生，我指着這一對聯問道：「這位作者，大概是康翁的高足吧。」
「你猜對了。」馮先生笑着說：「作者是我的學生，不過，他在日「金剛」二字，據說是出自灌頂記，其款識以假名斜書為之，此亦一怪。」

「金文」，這種布白，怪得可以。

本，變成舊派書法家了。」
因為我們談的時間已不少，我不便再談下去，向馮先生告辭。馮先生談興似乎還未闌呢。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於香港

品

書家的代筆人

東龍

自古相傳王羲之的書法，就有代筆人，上期沈尹默的《二王法書管窺》（六十頁上段），就有這樣的引述：謂子敬「受其父末年代筆人書勢的極大影響」。明清的書法家也有種種代筆人故事的流傳。

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卷四有這樣的記述：「董思白門客吳楚公，名翹，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思白官京師，率令楚侯代筆」。據說吳是上海人，官至中書舍人，寫得一手與董其昌一模一樣的書法，據說連董的門人也無法分辨出是誰寫的。

又《骨董瑣記》卷七，文中也提到清代書家劉石庵，他也

有代筆人。據說劉的書法作品，大凡鈐記「石庵」二字的長腳篆印，都是出自他家中姬人的手筆。原來劉石庵家中有三位愛妾，都學上了劉石庵的字體。有說劉石庵寫字，從來不肯讓陌的人觀看，傳說他是用健毫筆觸，當作羊毫的運筆法來書寫的，如果這種講法，是他書法風格的獨特技巧——屬於一種竅門的話，那末他三個愛妾都能成為代筆人，也就不足為奇，當然，這只是一種傳說。

宋高宗趙構，是宋代名書家之一。遼寧省博物館藏有他寫的一冊《洛神賦》，筆精墨妙，相當精采。據說他御書「六經」一共有幾萬字，寫後交給國子監刻石，拿拓本分贈各州的學校。據記載，其中一部份是由吳皇后代筆的。《四朝聞見錄》說：「上親御翰墨，稍倦，即令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因此後人皆認為《御書石經》是趙構夫婦合作的小楷精品。

宋高宗御書石經

華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嗶嗶草蟲躍躍阜
籛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心我
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忒
忒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
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

林則徐的書蹟

青雨

鴉片戰爭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福建侯官人。字元撫，又字少穆。晚號戩村老人。他一生的功業，是人們所共知的。他在書法上也有卓越成就，佔我國書法史中一席位。

他的書法，正如他剛毅的性格一樣。當時正是「碑學派」興盛的時代；書法的五花八門，對他一些也沒有影響。也許他早年為考科舉而用功於端正的楷書的緣故；他一生專意學習唐歐陽詢的書體，只作楷書及行草，數十年作風不改。所寫的字筆畫勁利，法度謹嚴，充份表現出他的風骨與華采。

附圖（一）是他作的字軸：闊六十五公分，長一百三十公分。幼洒金黃箋紙本。押白文「臣林則徐字少穆印」及朱文「身行萬里半天下」二印。沒有記干支，從印文看來當是謫戍伊犁以後的作品。雖然說臨唐顏真卿的「送劉太冲序」一段，但完全是他自己的本來面目。

附圖（二）是林則徐作的行書條幅：闊三十一公分、長一百三十一公分。粉箋紙本。押白文「林則徐印」及朱文「讀書東觀，視草西臺」二印。

這兩幅珍藏在香港的林氏真蹟，收藏者打算捐獻給有關林則徐的紀念館保存。這裏先介紹給讀者欣賞。

序冲太劉送（一圖）



幅條書論書行（二圖）



小

品

接到陳慧薈子奮先生的夫人董珊女士二月廿六日的來信，驚悉慧翁不幸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廿日在福州逝世，享年七十有九。令人悼惜！

福州文化界舉行盛大追悼會。並將籌備出版紀念冊。

來信說：慧翁在病重時，常常想念着我，只是無法起床復信。他對我友誼的真摯，使我更感悼念！

陳慧薈先生，福建長樂人。天資穎異，書、畫、篆刻，俱臻上乘。在畫壇飲譽六十年。

徐悲鴻先生生前所用的一些圖章，就是出自慧翁之手。他們之間，交情深厚。

慧翁的花鳥作品，在技法上，深受陳洪綬、任伯年的影響。

雙鉤白描，造詣極深，有獨到的功夫。曾出版《白描花卉畫冊》。香港有翻印本。

這本畫冊，收集以閩中所產的各種花卉為題材的作品一百四十幅。秀麗自然，筆法挺勁。

白描是中國傳統的畫法之一。中國畫史上，徐熙、黃筌、李公麟等都擅長。慧翁是現代白描鉤勒有成就的畫家之一。他自己在創作凡例中，作了詳盡的說明。很有參考的價值。

一九七四年春，他應我的要求，寫了小幅雙鉤白描送我。這些原作與已出版的畫冊中的最大不同，是他把花卉的名稱用篆字寫上，使人感到畫面更調和、內容更豐富。

這八幅畫是蘭、水仙、百合、梔子、菊、紫燕、芙蓉和碧松。他的原定計劃是要繼續畫下去，完成新的一冊。可惜因健康關係，中途輟筆。這是藝術界的一大損失。

這組白描花卉，構圖端嚴，筆調簡練。把各種不同花卉的形態與性格，發揮到極高的境界。

他的作品，經常被選出參加國際性的展出，獲得崇高的聲譽。

幾天來，我重讀慧翁的遺作及書信，感慨萬千。我從中檢出一封書信，感到它很有代表性。我們可以從這封信中，欣賞

陳慧薈先生的白描花卉及篆刻

周穎南

他的書法、篆刻及動人的文字。

穎南先生惠鑒：奉 手教，欣喜無量！承屬刻印二方，茲覓石刻便拓呈請教。石係高山之美者，價又廉，殊可玩。壽山石為吾閩高貴特產，拙著有《壽山印石小志》一書，言之頗詳，奉請 削政。序為張琴先生所作。先生係清進士，詩書畫俱佳，與弟交甚摯，手跡傳世殊罕。錄其見寄詩一紙，統請 千金寄奉，到請察收為荷！春光旖旎，風物爭妍，正才士高人漫游時節。兄再想出游否？乘時紀勝，定多佳作。能 予賜讀，何勝快幸。尚此即頌

撰安 夫人曼福

弟 陳子奮頓 二月廿七日

這也是一九七四年春的事。

《壽山印石小志》，我至今尚無緣拜讀。而張琴先生的古詩，却很可誦。錄之如下：

慧薈刻石印兩方見贈賦長句為謝即希哂政

我持寸鐵衝文陣，毛錐穎亮技弗進。
夢裏曾登白玉堂，腰間未繫黃金印。
摩挲石鼓太學門，考古窮經始發軔。
偏旁點畫較異同，汗簡漆書出灰燼。
瑯琊遺刻傳相斯，日炙雨淋電火震。
會稽碑山有摹本，優孟衣冠細辨認。
六書義例窮毫芒，比類連篇溯許慎。
奉為字學不祧祖，鴻儒述作棟充初。
八分體勢出秦權，破體沿訛逮魏晉。
逸書今古紛聚訟，膠篆縱橫易徵信。
慧薈嗜古有同癖，稽史宗風墜再整。
剗然奏刀如落筆，倏恍遊之有餘刃。
此時心與手相忘，運斤如飛極奮迅。
神龍出雲森鱗甲，天馬行空脫羈勒。
貽我兩印篆七行，玉質溫純金堅韌。
結銜仍掛一絲，閱世深恐霜雨零。
拜君嘉貺愧傳觀，什襲錦囊實珍貴。
晚而得完懼趙弱，剗而弗予笑楚怙。



道汗安敢慕浮名，數無風風郊有塵。
豈有鼓瑟知者希，多恐流沙見亦僅。
生遭陽九例阮窮，身在江湖甘棄擯。
感君善頌結佛緣，（印旁刻無量壽佛造像）負累未祛瘡疾。
他山之石僅可攻，涅而不緇磨不磷。
戊子秋日客三山作 石龍老人張琴

這首詩作於一九四八年，三山即是福州。估計當時他已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

張先生說他和慧翁「嗜古同癖」。因此，對慧翁篆刻藝術的淵源，瞭如指掌。他敬佩慧翁的篆刻「奏刀如落筆」、「遊之有餘刃」。好似「神龍出雲」、「天馬行空」。給予很高的評價。

慧翁把這首詩的詩箋贈我，使我有機會從中吸取教益，我非常感謝。

一代藝術大家，與世長辭了。而他遺留下來的佳構，將永遠留傳下去！

慧翁是可以無憾了。陳慧齋的刻印及花卉。下圖是他的書蹟。

慧齋刻名印兩方見贈賦七句為謝即希
晒改

家持寸鐵銜文陣毛鋒銳光枝弗夢寐
紫白玉堂要肯間未繫黃金印摩挲石鼓太學
門者古窮經以發叔倫旁點畫較異同汗簡
漆書出本燼琅瑯遺刻信相斯日炙雨淋
火震會稽澤山月暮本優華衣冠初辨
六書篆籀窮竟此類連篇開許慎書為
字學不祖鴻儒述作棟元叔八分體勢出秦
權破體沿訛逮魏晉迄今古行聚訟紛紜
縱橫易徵作善善嗜古有因癖猶史宗風
隆再整刻並奏刀以底手懷之遊之有餘刃
時心手相忘遂斤以死於毫末通神龍出雲
森鱗甲天馬行空脫離剝削家兩印篆七
行玉質泥金全盤教修飾仍於冰一條閱世歷
霜而蒼綠若若既慎傳視什襲錦囊寶珍
貴既而為完懼趙弱刻而弗予笑慧悟道汗
安敢慕浮名數無風風郊有塵豈有鼓瑟知
者希多恐流沙見亦僅生遭陽九例阮窮身
在江湖甘棄擯感君善頌結佛緣（印旁刻無
量壽佛造像）他山之石僅可攻涅而不緇
磨不磷

戊子秋日客三山作 石龍老人張琴

小
品

情向塵寰走一
巡南鴻北雁了
無因偶為雪校
原非尋遇到花
間即是春扶杖
疑添新健懷亡
苦如憶舊情人
阿婆已是翁
髮犹作東施裝
致學

癸丑七月永著

詩一律

原稿上十指心

天笑 時年九六

迹墨生先笑天包

「羅聘之妻」與 天笑著書用印

癡翁

「冰簟疎簾小閣明，池邊風景最關情，淤泥不染青青水，我與荷花同日生」，這是揚州八怪之一，羅兩峯夫人的「生日偶作」。

兩峯夫人姓方名婉儀，生於夏曆六月廿四日，吳俗這一天為荷花生日，所以又號白蓮。婉儀女士是一位有精通詩書畫的才女，著有「學陸集」及「白蓮半格詩」。羅聘稱讚她的作品有出塵想。

海上老作家鄭逸梅丈，藏有兩峯為其夫人所治印兩方，一朱一白，朱文刻的是「白蓮女史」，白文是「羅聘之妻」，極古雅有致，才人才女，相得益彰。

* * *

天笑老人墓有宿草矣！記得癸丑年春，他寫信給他滬上老友，老作家鄭逸梅先生，想刻一方「九十八歲以後作」的著書用印。鄭先生乃商之於我，請一青年篆刻家為其鑄就寄港，寄到不數月，老人遽捐館舍。

這方印，老人在當年七月贈我的詩箋中，還特意用上。詩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蠅頭小楷，頗有敦煌卷子中唐人寫經的味道。字既醇厚，詩亦幽默雋永。

這方滬製印章，可以算是他這一生中，最後所用的一方了。



天笑九十八歲以後作



羅聘之妻



白蓮女史